

徐迟文集

(卷四)

长江文艺出版社



徐迟文集

(卷四)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航
刘 青
装帧设计 方隆昌

鄂新登字 05 号

徐迟文集

(四)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6 插页 25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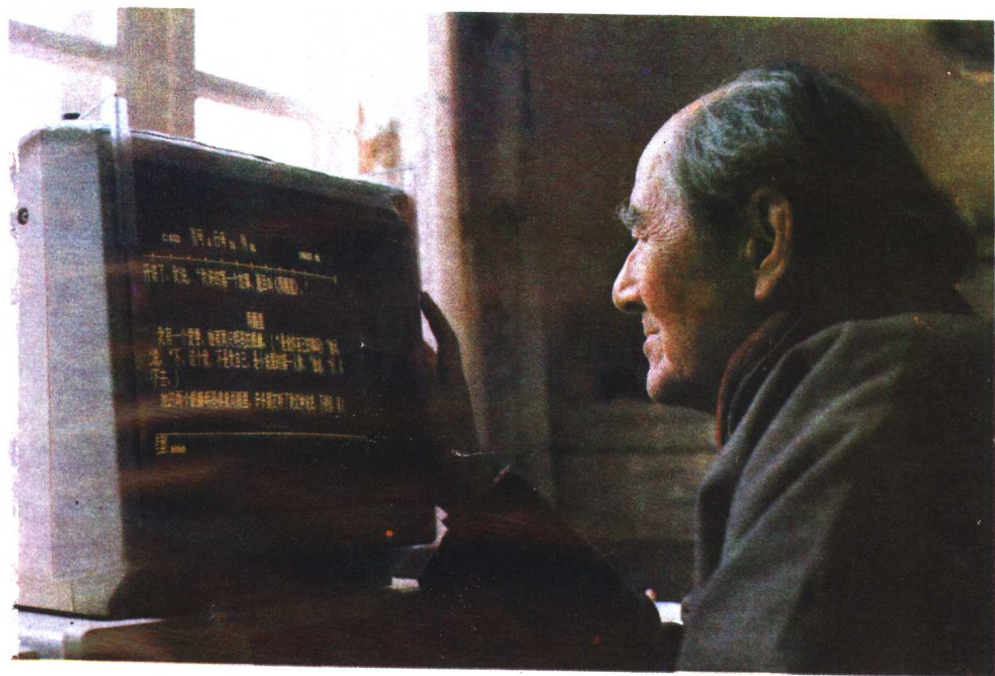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3000

ISBN 7—5354—0929—6

I·774 定价:17.80 元

(1—4 集总定价:72.00 元)



目 录

上 编

- 莫干山露营记…………… (3)
- 大帽山记游…………… (9)
- 到新娘潭去…………… (15)
- 西行气象万千…………… (22)
- 入峡记…………… (29)
- 直薄峨嵋金顶记…………… (33)
- 井冈山记…………… (41)
- 访杜甫夔州故居…………… (56)
- 黄山记…………… (62)
- 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 (69)

下 编

- 美国,一个秋天的旅行
- 在来回的旅程上…………… (165)
- 在爱荷华城的爱荷华河边…………… (177)
- 在密苏里(堪萨斯)大学城…………… (189)
- 在内勃拉斯卡州的林肯城…………… (199)
- 间奏曲:祖国…………… (218)
-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 (222)
- 在伊利诺亥州,在芝加哥…………… (251)
-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二)…………… (272)
-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拉台尔菲亚城…………… (290)
- 在马萨诸塞州安默斯特城…………… (313)

在纽约的曼哈顿·····	(327)
在纽约的长岛上·····	(350)
自序·····	(361)
访问希腊归来·····	(364)

上
编

莫干山露营记

我是最初在中学生时代读过《鲁滨逊漂流记》，读过《金银岛》。后来读过旅行部类的若干的奇异书籍。夏之际，又无意间读了一册木刻家（Rockwell Kent）的日记：《在荒岛上》。我被唤起了远游的宿旧感似的，对这本书着了迷。接着，炎呵，桢呵，尤其是近来虽然很穷，然而又借到了钱的洋画家基，和兴，全给这本书迷上了。

于是，我们五人一般的成了汤姆，莎野式的顽童，幻想着撑一木筏，去系在钱塘江中的什么岛上去了。我们的梦幻无已，直到一个盛暑中的青色的手掌样的黎明。

“烟草够了吧。”

“仔细看看，你的画布呢。”

“讨厌！讨厌！刮胡子的刀子也没有带。你带了没有？”

“请你们鉴赏鉴赏我的朱丽叶小姐的手帕。”

小火轮向水路上前行而轰响着。我们的旅行真在幻梦之后开始了。诙谐的取笑，轻快的谈话，同时我们读着淡水的平凡的故事。我们来的日子幻想得比什么还美丽还喜悦。天气是盛暑。但我们并不觉得炎热，于是到了快进午餐的时候，就弃舟登陆了。我们到了湖州。

“告罪！告罪！”忽然炎这样说。河埠上出现了炎的恋人。我们本是五个人，原来只有四个是真实的同志呵。“我只能算做送行者了。”他吊着脸这么说。这个打击来得太突然了，连责备失信的炎也来不及。恍然的事，炎挟着他的恋人的手，摇动他鳗鱼一样的圆柱形的肚子，退出了，离开了。

木刻家先生，我们四个人，是你的教义的虔诚信徒。因为寻不到盐水的荒岛，到山峰与山峰间来了。我们所带来的是帆布的篷帐，寻求的是暑天的露营的生活，需要你作榜样。你说得很好，“这里，当想到我们及我们的世界，正是我们所悦的人物与风土之际，我们简直不大想到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与我们有多大的关系了，洛克威尔已成为穴居人，带了一柄石斧……”我们也异常的勇敢。今天吹来的风，是非常之磅礴的。洛克威尔先生呵，祝福我们吧。

在夕阳的山峰上扎营，我们不是木刻家(Woodcutter)而是Bambocutter(伐竹者)。我们伐竹围起营地，埋锅造饭。全是未婚的汉子，仿佛是甜蜜的小家庭，过起第一夜来，木刻家铿锵的梦，给了我们精力，气魄！和舒服的睡眠！

“炎，这人太不老实了。”

“扫兴得很。”

“我们这几个人，如果有纪律约束，是不容他儿戏的。”

“我是狗一样忠实的。”我说。

我们占领荒山一角的第二天，早粥已准备好了：有鸡蛋、蜂和咖啡。画家的基立刻不见了；我却提着竹篮子，捧着装得饱饱的肚子直走下山去入市。在酱油瓶子里，买了酱油；酒瓶子里，买了酒；鸡二只；鱼一尾；牛肉一磅，洋葱六棵。村子里的早晨也是熙熙攘攘的。流出了汗来，走回了营地。四面是寂寂的峦山。

桢割着肉。

基回来了，小马一样喘着气。

“路走得太多了。”

“可不是。稍稍走动总要六七公里的样子。兴呢？”

记下我们的生活可不容易。这生活太愉快了！可是打击却又一连串地来到了。譬如，真倒霉呵，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只是健康地过了两天而已，而在我第三天早上入市采办时，进了邮局一问，倒接了许多信件和报纸，内中有一封可是快信。桢拆阅。阅过后，他朗读起来了：“快邮代电，兹事又生纠葛，请速驾回来。”原来桢是很忙碌的人。忙人，生什么幻想！真正是没有办法，也应该原谅他。他忠忠实实吃了午饭后的水果，便提了小箱子说他也只好走了。

我们只有三个了。太荒凉了吧，只有三个人了。放纵的眼光却看得见许多山下的弹丸似的城市。但兴却怪起劲的报告给我们听，“明天有客来，明天有客来了！”他也接了信。可是我们问，“谁是你的客人？”他一声不响地走到山的泉水边上去出神了。

没有造过饭的人，只知道叱责厨师的手段不高明的人，

请他们自己造一次饭，就会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而且，午饭又没有柴火了。几十斤柴只烧四天便完了。兴出去偷柴去，不知他从何处偷来的，今天够用了。我轮流运用左右两手砍柴。结果，洋画家烧出了他家乡的古怪的饭来。

我用木条搭了书架。这是我们布置一个比较幽雅的营地的成绩。我们本想造木房子。这究竟不大容易。但是艺术家做了露天椅，还画了鹤的嘴，恰好是椅靠。如此我们已经开始得到舒服了。运动是绝不会缺少的，我们在竹林的婀娜的腰肢上，模仿人猿泰山，爬上竹枝的颈子，脚宕着。等着竹竿挂下来，我们已经到地上了。

日子无忧无虑地过得很欢了。

“失败，失败！”

“什么失败呵？”

“云海是可以画的。瀑布是可以画的。那些远处的避暑山庄的亭台楼阁是可以画的，画梁画了朱红色，堡垒似的石岩画了赭色，可是竹枝？竹画青色，不错。可是……竹枝……”

“竹枝怎么了？”

“毕加索也画不出这样的一球一球的满山的竹林呵！”

“哦！得了，有你的信件。”邮政对于我们真不是什么祝福；走了一个桢了，现在又要走掉一个基了。荒山对我们尽管是很和婉的，可是我们对它并不很忠实呢。白云冉冉在半山，发射一团团的怒火，远处的亭台楼阁，一时在云里消失不见了，一时又和云的颜色比赛似的耀眼。

“哇！我的弟弟！糟糕，糟糕！是怎么一回事？自杀了吧，唉！”

客来了，洋画家去了。于是，最简单的算术，剩下了兴和

我是两个人，如果再上一个客人是几个呢？

什么客人？来的却是一个姑娘，兴的情人来了呢！山岩的布景前，就有了恋爱的场景。我兼了导演和摄影师，一张张的，歌舞剧似的，给他们摄了影还唱了歌曲，还有许多的装腔作势。一会儿，这一对恋人不见了。

去了一个，又来了一个，还是三个。但是我也忽被冷落了。我只有窥视恋人们的举止。两个又不见了，剩下了几个呢？

月亮出了。恋人们踏月去啦。嗯！

我的心空虚极了。我孤独极了。一盏豆火之下，燃了烟。斟了茶，月呵，香呵，微风呵，全来作客了。我到底是个社会的动物呵，叫我离群索居，那我不能习惯。现在是只有这个我。人家全跑了。有的为这，有的为那，而差不多都跑掉了。至于有谁个是追逐形骸之外的人物，也许他肯在竹林下过方士生活的吧。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入荒山的动机了吗？我竟然厉声问我自己，你要在此悟道吗？

你要在此参禅吗？

“爱情呵！”我的思想这样地孤独！我的梦想老远地走入山的那面，老远的海的那边，老远老远的。恋人们踏月去了。我抛弃了营地，也踏月去。在避暑山庄的一个人家，和半熟的老年人风风雅雅地弈棋。

弈棋是消磨时间了。我的心反不静。我一连战败了三局。

次日，又是青色的黎明。实在，荒山是有一个灵魂的，我又安于这个灵魂了。在瀑布下洗过澡，我在竹林的下面见到兴。兴忘记了我们初时的志愿，忘记了我，他也要下山了。这是恋人的命令：下山到钱塘江边，西子湖上去。

呸！绿色的车，芦苇的棚，他们俩，双双的，走下山去了，流着他们的婉变的汗。现在我才是真真的孤独了。

接连了的三分的段落的断崖，白色的瀑布狂想地冲了下来。我洗了朱丽叶的手帕。一个人，活不了。活了一天，苦闷着。

楨走了，留下他我铺盖，笛子，箱子；基走了，留下他的铺盖，他的画具，箱子。兴走了，留下他的铺盖，箱子，和我这个寂寥的人。

看看要饿肚子了，我也走了，行李，帆布营装，行灶，锅碗，笨重已极。而炎的鳗鱼样的肚子，突着，又在我的藏有《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和无数旅行记的《在荒岛上》的书斋里了。

“很快活吧，我在羡慕你们呢。我真羡慕你们呵！”

“不用说了，我算是上了那个木刻家的当了，五个人之中只我一个人是狗一样的忠实的。算了，算了吧！”

大帽山纪游

“外江佬”到了香港，住定之后，不免想起要查查地图，看看港九界的山峰哪一个最高。啊，大帽山，三千一百三十英尺，这已经高过南岳衡山了，虽然还比不上江西的庐山。

有一位好逛山水的朋友，他在国内爬过五岳，登过五台，到了香港不久，从地图上查得“大帽山”这个名字，决定第二天去拜访一次。

他到了荃湾。这第二天，在一个茶寮里坐下。和一位本地“小开”杂七杂八谈起来，题目一提到大帽山，那小开就说他也久仰大帽山之名，多年想去登一登。可是虽然他生长在荃湾，终于还不敢试一试，因为人们告诉他说，大帽山简直不得了，不但是高峻，而且很荒凉。没有正路，很多

人迷失。还有毒蛇猛虎，报纸上常登载“大帽山发现怪兽”等等。人很少走这路，使不得也。

看看为时已晚，事务羈身，这位生长在大帽山脚下的“小开”一流人物又说得神秘莫测，这位“外江佬”只得废然而返，却从此便决定了他必登大帽山的心愿。

后来这个“外江佬”常常自己散一回步，顺便便到大帽山顶上去望望山海野景，在大自然中洗涤那城市生活的尘垢。那位荃湾“小开”呢，自然至今犹在仰望而已。你问问你写字间里，或别的你熟悉的香港的人，都听到过大帽山其名的，说到爬一爬，则没有一个人曾经……敢……。

据说本港的洋人去过的很多。可是他们去的路，都由荃湾或大埔，而只有很少人由锦田出发，而爬大帽山的真正趣味，当从锦田出发也。

此之为爬山，是 mountaineering，并非坐了爬山缆车到扯旗山顶过个重阳佳节便自以为已得爬山之名实的，或带了穿高跟鞋的姑娘山间“拍拖”一番，便沾沾自喜，以为已得爬山真谛。

然而此之谓 mountaineering 又且能足数。前年英文《南华早报》有一位洋人写港九新界山峰的，题其纪游篇曰：“香港漫游”(Rambling in HongKong, 由 Kelly & Walsh 出版)云云。

在香港爬山，气候最好是清秋。十一月十一日正是理想的好日子，有好阳光，又干燥，我们从锦田出发，经八乡，沿新筑飞机场的沟渠南，到观音山紫竹林吃了一顿素斋。有些少爷小姐已经看到头先两小时的快步走，骇怕得泄了气，“明哲保身”，原路退回去。真正的爬山，这时才开始。参加者二十人，内有女士四人。名教授许地山，胡子这么长，又是书斋生

活者，也策杖登山了。

从紫竹林尼姑庵往上，路只有这一条。大自然界几个最普遍的现象是：看那一片童山，滑溜溜的，等到你上去便是长长不可通行的蔓草山地了。但今天你行经这蔓草山地，只一次，便奇怪然而可喜地，践踏出一条隐约可见的路，可以留给后来者。

“哪个是大帽山的山顶？”

“在那里。”我们那爬山的朋友，今天是我们的向导，用手指了指。

“不高。”有人说，看起来它和我们已到了半山的观音峰高度相埒，其实观音峰虽突起而 prominent(明显)，大帽山顶却在天上俯视群峰，稳重而雄壮。你是看不到顶巅的，你望见的只是大帽山的帽沿。

“不高？爬着瞧吧，”爬山朋友笑一笑。

爬了，从那隐约可见的径往直上，只此一条路，也只是往上往上，没有拐弯的，斜度自四十五度到六十度。

现在你要用手肘，两条手两条腿，这才叫做爬。往上，往上。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还是直上，草比你长，山越来越险峻。

现在没有路了，记住了直上，自己造路吧。山是六十度峻险，只是草，没有树！草把你的手肘一条一条地割破。现在你没有一块三四尺见方的平地来给你休息，现在是我们旅行的真正的一部份。中途你给蔓草捉住了，擒拿了，看你如何争斗夺路，你分开一堆一堆的草，现在手臂也开始破裂见血。草四处生长，似乎为着你，它们又故意长高了些。

口又干，这是爬山的最大问题。带水太重，带桔子——